

# 没主见

□阿紫

结婚之前,妻子曾有过犹豫,她认为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——没主见。她觉得选择了我,以后可能会有后悔的一天。如今妻子却发现这并不是缺点,假如我太有主见,恐怕我们熬不过“七年之痒”,甚至“三年之痒”。

其实我并非没主意,只是遇到拿不准的事情,都会尽可能集思广益。比如曾经投资一款理财产品,我隐隐有些不安,就四处打电话征询朋友的意见,他们或从事过保险工作、或具有一定投资经验。妻子很不以为然,认为我缺乏男子气概、婆婆妈妈的。

虽有保留意见,最后听了妻子的,砸下了家里大部分闲置资金。起初收益颇丰,后来亏光了收益,以赔了二十多万本金告终。

若是由我拿主意,最后亏进去这么多钱,大概率我们会离婚。我毕竟比妻子年长不少,吃过的盐、走过的桥的确比她多,对失败的承受力也强得多,理财亏本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家庭稳定。在面临存在较大风险的抉择时,我放弃自己的主意,只是考虑到一旦出现最坏结果,不至于产生很大的“次生灾害”。

看到一篇文章,说赵忠祥生前爱好收藏,因此和马未都成了好友。赵忠祥曾自豪地说,他买藏品从未失手,马未都却有上当经历。原因在于他不自信,每做一个决定前,都会到处问内行朋友,一旦人家存疑,他就不去冒险。而马未都由于是行家,一直很自信,每回都是自己拿主意。然而,智者千虑必有一失,难免会买到一两件赝品。

将这篇文章转发给妻子看,她若有所悟。一个人的智慧和知识面终究是有限的,多问问懂行的朋友,绝非优柔寡断。

如今我又恢复了老习惯,遇事多征求朋友意见。马老师家底雄厚,上一两次小当无所谓。我等普通工薪族,损失几万都不是小数目。主见这玩意儿,如果只是为了向人展示有气魄,大可不必拥有。

如今妻子也变得和我一样“没主见”,遇见大一点的事情,也会征求可靠朋友的看法。虽然意见多了,会增加选择的难度,但起码能考虑到自己可能忽略的思维死角,减小出错的概率。另外,深思熟虑亦难免有时出错,我们都得有坦然面对损失的勇气。

## 黄姐的江湖

□王晓

写黄姐,“技师”两字斟酌许久,她是我们平常说的美容师、按摩师、修脚师傅、捏脚师傅,让人精神放松筋骨舒展的活儿她都做,怕这么写黄姐看到不舒服,还是文雅一点、流行通俗一点,称她“技师”。

黄姐今年五十岁不到。十几岁就闯荡社会,天津码头、北京胡同都待过,刚开始,修脚、捏脚、扳筋、按摩、推拿,后来面部护理、头疗……男女客人都有,技术越来越全面。见的世面,用黄姐的话说——海了去了。怎么个海法?下至平头百姓、上至身家数十亿的老板都服务过。

二十刚出头时,黄姐结婚了,丈夫老朱比她小半年,黄姐正月生,丈夫七月生,黄姐对老朱说:“我会跑了,你才会炸,叫我姐。”大姐大的派头有了。她去天津打工,老朱在家盖房子,最后还差15000块钱收尾,那时候15000块是巨款,窟窿愁死人。老朱母亲走得早,缺乏安全感,不想弄房子差这么多钱,慌了,赶紧打电话向老朱求救。黄姐电话那头豪气地说:“钱明天一分不少打给你,别怕,有姐呢!”自此,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问问老婆意见。日子长了,老朱偶尔对这种自己不做主的局面也不满意,会对老婆无端生怨气,黄姐撒娇:“管你不满意,不管你又拿不定主意,最后还得求着我管,难死姐了。”黄姐还说,老朱这种人就是奇葩:活着没信心,死又没决心,不死不活很闹心;幸亏有姐我,姐还就稀罕这朵奇葩。

在外地,黄姐不是老朱的姐,是419号技师。一天干14个小时,客人投诉一次,罚款500元,所有技师分等级领工资,考核最后面30%的员工随

时准备卷铺盖走人,竞争激烈,淘汰厉害。人家那些长得像明星的技师,陪客人聊聊天就可以赚钱。黄姐说自个这种貌不出众的,只有靠手法、力气去赚钱。推拿、扳筋手法跟悟性有关,力气就是一个顶一个做,只要有活干,不吃飯都行。压力不可谓不大。偶尔电话回家,都是报喜不报忧,拿着家乡小城十倍的工资,做着丈夫眼里的大姐大,风光得很。

后来到北京,又成218号。服务行业苦和累在哪里都一样。人家吃饱喝足来享受,正常人睡觉休息的时间,就是技师们的工作时间。有位客人连续点218号三次,每次从晚上九点到凌晨四点整整做头疗七个小时。这客人失眠,只有这样才能放松睡一会儿。每次来一句不聊,闭目养神。第四次来时,客人问218号:“黄姐,看你这么努力、辛苦,看来家庭负担不轻。”黄姐说,家里一儿一女,一家老小三四口要养活呢。客人附和:“我也有两万多人要养活呢。”黄姐吓得不敢出声。后来才知晓,面前的这位,是赫赫有名的房产大鳄,企业员工两万多。

儿女大了,孙辈有了,黄姐还是那个火辣辣的姐,只不过不想在外地做,回了老家,继续干老本行,兼带网上卖美容产品。去年疫情期间,她的收入不降反升。朋友圈产品卖得好,老客户还预约上门服务。黄姐客源不断,技法好、肯出力是一个方面。她早年在大城市,见证世间百态、人生起落,以及她自己的心路,都是她的魅力资本。她同情心、同理心兼具,和客户交流很容易产生共鸣。我就是喜欢和她聊天才找她的。

黄姐文化程度不高,结婚挺早,儿女齐全,虽然操心不少却哈哈一笑摆多远,辛苦又幸福,永远乐逍遥。这样的普通人,真好。

## 被迫坐公交

□刘士帅

父亲给我打电话,说最近几天耳道里面有点疼,让我有空陪他去趟医院。

父亲已经80多岁了,耳朵有点背,眼也有些花,但平时声如洪钟,走路带风,怎么看都不像耄耋之年的老人。

转天是周末,我起个大早,开车直接奔去了父亲的住所。到那才知道,父亲已经去医院看过了。医生说,父亲耳道里面长了东西,年深日久,堵塞耳道发炎了,需要消炎,做软化处理,才能掏出来。医生说父亲年纪太大,要处理必须让儿女陪同,父亲这才主动给我打了电话。

一切准备妥当,刚想跟父亲一起下楼,父亲忽然扭身回来:“等等,我得拿着我的公交卡。”“爸,我开车来的,您拿公交卡干嘛呀?”我拦着父亲,父亲却坚持。我有些急了,我还有篇公文要赶,公交车慢得像牛,太得不偿失了。可不管我怎么劝,父亲就是不听,拿着公交卡,非要让我陪他一起坐公交。继母在一旁帮腔:“你爸说坐公交就坐公交,依了他吧。”

无奈之下,我跟父亲一同去了公交站。半路上,父亲不顾耳朵疼痛,不停跟我说话。我有一搭无一搭附和两句,完全心不在焉。等待让人煎熬,父亲在我耳边唠叨没完,搞得我烦躁至极。公交车终于来了,我给父亲找好了座位,自己站在一旁,随意摆弄起了手机。父亲碰碰我,继续跟我说:“你老姨给我来电话了,说明年春天过来看我。”“咱们老家王老太死了,你小时候,还给你做过虎头鞋。”“帅,你也老了,下眼袋都出来了……”

公交车走走停停开了一个半小时,总算到站了。我带父亲下了车,火速去了医院。扫行程码、出示健康码、测体温、挂号……一系列流程走完,时间又浪费了不少。眼看早点回家的计划落空了,我干脆静下心来陪伴父亲。

医生说父亲年纪大了,无法手术,只能多来几次,慢慢掏。父亲斜躺在治疗椅上,我握着父亲的手,医生每动一下,父亲都要下意识跟着动一下,嘴里喊着:“哎哟,疼……”

回去的路上,我们爷俩坐在公交车上。城市像一片田野,缓慢地越过我们目光所及的视线。近观眼前的父亲,脸上多了几块老年斑,头发白得不剩几根黑的了,父亲身上被我忽略的衰老瞬间击中了。父亲的话依旧多,越过嘈杂,我努力听着,用心回复着。

颠簸一路,父亲有些疲惫,回家便躺下了。安顿好父亲,继母送我下楼。车快启动了,继母才说:“帅,别烦你爸今天非要坐公交。他不是为了省钱,你轻易不来看他,他想你呀。公交车慢,他想在车上多坐会,能跟你多说说。”

车开出去好远,眼泪才敢放肆地落下来。

## 养老之争

□梅莉

自从那次妈妈生病以后,妹妹开始与她不停地吵闹,从前姐妹相亲相爱的场面再也不见。

妹妹从小受宠,习惯于依赖他人,不能承受一点压力。婚前依赖于父母,婚后依赖于丈夫。妹妹与妈妈同生活于家乡小城,而她则十多年前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,搬到离家几百公里的大城市。

她离开小城时,把妈妈托付于妹妹。说托付,其实那时妈妈的身体很健朗。父亲离世后,妈妈一人独住,有一帮姐妹淘,整天在一起游公园、逛超市,开心得很,根本不用两个女儿操什么心。

但有一天,妈妈痛风发作,她把妈妈接到大城市治疗,看好后送返小城。妹妹的态度开始大变,说以后让妈妈一年一轮地分别在两个女儿家轮流住。她也同意。但老太太在两个女儿家分别住满一年后,说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鸟,余生只想独住在熟悉的小城,和她的老闺蜜们在一起。妹妹则不答应,认为妈妈住在小城,养老就变成她一人的负担了。

僵持不下。她也不知该怎么办,天天愁得睡不着觉,不知如何安排老妈。她直觉应该尊重老人的选择,但又无法说服妹妹。她对妹妹说,人老了也要自由。妹妹反驳,人老了还有什么自由?她说,这句话等你老了再说!不欢而散。

想想从前姐妹俩多好啊,曾经有钱同花,“与子同袍”。她恨现在自私的妹妹,甚至气愤地想,若妈妈不在了,她再也不想认这个妹妹。但某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,梦见妹妹得了重病,她在梦里哭啊哭。哭醒后,忽然觉得这个梦是在提醒她什么。她也应该站在妹妹的角度想一想。

妈妈再次病倒,这次得的是乳腺癌。姐妹俩吓坏了,迅速团结起来,把妈妈送到医院并做好手术。出院后,她与妹妹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谈,如何让老妈安心养老。她告诉妹妹,姐妹俩只有相互帮衬才能渡过难关,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强。如果一直争吵,不仅于事无补,还有可能使事情变得一团糟,因为妈妈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女儿们因为她不和,心情不好,最容易使病情复发,“家和万事兴”是古训更是真理。她想出一个方案:妈妈还是独住,她出钱请一个阿姨每天上午来帮老妈做饭、打扫卫生,她争取每个月回老家一次。妹妹因住得近,可多看望妈妈,帮忙买药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小事。

如今,妈妈平静地生活着,妹妹几乎每天都去看望。她每月回家吃着阿姨做的饭菜,看看窗明几净的家,还有妈妈开心的笑容,多希望生活能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啊。